

書和影

●王文興 著●

書和影

聯合文叢

014

●王文興

書和影

聯合文叢 014

書 和 影

作 者 / 王文興

發行人 / 張寶琴

出版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

地 址 /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7F

電 話 / 7634300轉5106

郵撥帳號 / 1150424-4聯合文學出版社

登記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

印刷廠 /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總經理 /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(創新書報股份有限公司)

地 址 /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
電 話 / (02) 6425518

出版日期 / 77年4月15日 初版

79年9月20日 二版

定 價 / 130元

版權所有●翻印必究

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〉

序

張寶琴

一個星期以前，吳鳴先生打電話給我，說：「王文興教授希望你為他即將出版的《書和影》一書寫個序。」我聽了哈哈大笑，自我調侃地說：「吳鳴，你別開我玩笑了，外行人怎能做內行事，豈不是要我出洋相嘛！」沒等他接話，我又說：「我不是文學科班出身，對文學沒有專業的修養，寫序的人應該對作者及其作品有相當程度的研究，才有資格寫序啊！」吳鳴試著說服我：「你和王教授有些工作上的往來，這次聯合文學能有機會為王教授出書，其中的過程，你也了解，不妨就這方面，寫個出版說明。」我想了想，吳鳴的話有些道理，就勇敢地答應了下來。

自從《聯合文學》創辦以後，我認識了一些文學界的朋友，王教授便是經常指點我迷津，給我寶貴意見的作家及學者之一，他對文學的執著與熱忱，對晚輩的提攜與照顧，都非常令我感動和敬佩。

話說三年半以前，《聯合文學》創刊號出版了，當天邀請了所有的編輯委員，請他們就創刊號的內容、編排等提出意見，我記得那天出席的編委中有王文興教授、林文月教授、黃永武教授、司馬中原先生及老作家楊逵先生，他們對於《聯合文學》的創刊都同樣的感到興

奮，並給予很大的鼓勵，王教授看到每期有二百廿多頁的篇幅，覺得編輯同仁的工作太吃重了，於是提出如何開發稿源，並建議由編委每年推薦佳作二篇，又表示在編排上要多留白，以避免過多文字所帶來視覺上的壓力。

半年以後，痙弦、梅新、黃凡、丘彥明和我再次與王教授在台大校友會館請教他一些編務上的意見，他毫不吝各地與我們談了兩、三小時，歸納起來大致分三類：

一、對新詩人才的造就——小說稿源有限，不妨轉向新詩，詩壇已安靜了廿年，青年人對詩有興趣和狂熱，有些年輕人寫了二、三十年詩，產量也很多，但沒機會出頭，不妨以大篇幅推出詩，培植幾個新的詩人。而用同樣的方法培植戲劇家、散文家就頗難了，何況這幾年散文作家已經夠多了。

二、設小說新人獎——以發掘及培養新人，這一點《聯合文學》已於民國七十六年舉辦了第一屆「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」，四位得獎的新人分別是：王湘琦「沒卵頭家」，陳燁「天堂的小孩」，盧慧貞（筆名張讓）「並不很久以前」，吳錦發「春秋茶室」，其中「沒卵頭家」與「春秋茶室」已被電影公司看中，將拍成電影，《聯合文學》也分別為盧慧貞（張讓）及吳錦發出版了他們的小說集。

三、專輯的設計——從民國以來往上推，清代、明代有許多作家應得到重視而未得到，如白屋詩人——吳芳吉、陳三立、鄭孝胥、曾國藩、沈尹默、林琴南、紀曉嵐、龔定盦、袁枚等人，都值得提出來研究。

民國七十五年四月號《聯合文學》刊出一篇「吳魯芹《英美十六家》質疑」的文章，刊

出半年以後，在文學界掀起軒然大波，《自立晚報》並列為該年度文壇十大事件之一，當時我也請教了王教授，他在電話中這樣答覆：「我曾經問過我的學生單德興，他說彭淮棟的質疑是對的，類似的地方相當多，恐怕是「借用」，吳先生也稍為消化了一下，並不完全是抄襲，但如有些詞彙相同，大意也相同，則應屬抄襲，我建議進一步查證，因為文學風氣也很重要，應強調是學術討論，而非對個人的誹謗。」

民國七十六年一月十七日，《聯合文學》舉辦的「文學之緣」系列演講，邀請了王教授和高陽先生講「一種文學、二種角度」，演講會後因發問的人很多，一直到六時才結束，臨時決定一起晚餐，除了二位主講人之外，另有梅新、查仞千、丘彥明、黃美惠等人作陪。王教授給我的印象一向是頗為嚴肅，不苟言笑，而且講話時總是慢條斯理，清楚有序，連晚餐時也不例外。他推崇高陽先生是當今寫中國歷史小說的第一人，甚至可列為國寶級的人物。我靈機一動，準備向王教授提出一個問題，我一本正經地說：「王教授，我有一個問題，想請教你答案。」他也很嚴肅地說：「什麼問題？」我說：「王教授，我有一個情敵，你猜猜是誰？」，他覺得很驚訝，我怎麼會問這個問題？於是很率直，並有點想安慰我地說著：「你怎麼可能有情敵？」，我說：「有哦！」，他手摸摸下巴，認真地想了一下說：「我實在想不出來。」我這個問題是順著他推崇高陽時想出來的，這個答案當然離話題不遠。我說：「我的情敵是高陽先生的小說，我的先生最愛看高陽的小說了，常常看得我都忘了！」他一聽，哈哈大笑，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教授開懷大笑，他還接著說了一句：「這樣的情敵不妨多來幾個！」原來他也是頗有幽默感的人！

每年八月，《聯合文學》應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的委託，辦理「巡迴文藝營」，分別在陽明山、淡水、新竹、台中、台南等地舉行。台灣的八月，天氣熱得叫人受不了，可是只要在台北近郊舉行的文藝營，王教授從不推辭，總是興致勃勃地為學員們上課，我們也曾希望他南下，為台南、台中地區的學員們上課，他說：「我自從家母生病以後，已經有十幾年沒有離開過台北市，每天晚上我一定要趕回家照顧老母親。」王教授的孝心，真是非常人所能辦到的，他不僅做到了養親、侍親，以王教授在文學上的成就，可以說是顯親了。

去年九月，我又去請教王教授對《聯合文學》總編輯人選的意見，以及過去一年來，對《聯合文學》出版的叢書是否滿意，我主動地表示：「王教授，你知道辦一本文學性的刊物是很不容易的事，過去三年來，聯合文學的全體同仁都兢兢業業，非常努力，在叢書方面，我們選書也相當謹慎，如果你對聯文叢書的水準還滿意的話，是否讓我們有這個榮幸為王教授出下一本書？」，王教授保持著一向誠懇而冷靜的態度說：「我目前手邊的稿件還不夠出一本書，等夠了的時候，我可以考慮交聯合文學出版。」就這樣，王教授繼《家變》、《背海的人》出版多年以後的另一本新書《書和影》由聯合文學出版了！在編印的過程中，王教授多次親自校對，其認真及嚴謹的態度，給所有參與工作的同仁都上了一課。在此除了表示對王教授的感謝和敬意之外，更希望讀者們一起來欣賞這本好書——《書和影》。

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

目次

序

／張寶琴

書

✓ 3 ● 「士爲知己者死」的文學

15 ● 重認《聊齋》——試讀「寒月芙蕖」

29 ● 《聊齋》中的戴奧尼西安小說——「狐夢」

49 ● 《父與子》卅年

55 ● 狄更斯的《孤雛淚》

59 ● 《羅麗達》的真面目

67 ● 《蒼蠅王》中的兩個中心主題——威廉·高汀作品中的

人類文明形成和人性的基惡

85 ● 《卡拉馬佐夫兄弟》中的邪惡表現

97 ● 「玻璃山」分析

109 ● 沙孚克里斯著《伊蕾克特拉》中的對比與衝突

119 ● 統一與矛盾——《美麗新世界》和《九八四》政治立場的比較

✓ 137 ● 思維詩的來臨——評介葉維廉《憂鬱的鐵路》

✓ 147 ● 故人與舊作

✓ 153 ● 《北斗行》序

157 ● 張曉風的藝術——評《我在》

163 ● 《寫給幸福》序

167 ● 人情練達即文章——評「自己的天空」

169 ● 「滄桑」讀後

171 ● 兩篇大陸小說

177 ● 奇情和舊調

✓ 181 ● 為何寫作

✓ 183 ● 現代主義的質疑和原始

✓ 187 ● 淺論現代文學

✓ 195 ● 無休止的戰爭

✓ 199 ● 如何接近文學

205 ● 翻版書應限於學校裡

影

209 ● 電影就是文學——兼評世界名片大展四部影片

217 ● 電影就是文學補語

✓ 218 ● 旅途和島嶼——柏格曼的電影模式

227 ● 漫談風格——「巴黎·德州」觀後

231 ● 人文與人道——尚雷諾電影的分類

237 ● 華傑達的畫面——國際影展歐片「愛情的記錄」觀後

240 ● 德萊葉的「復活」

243 ● 「葛楚」及其他

250 ● 三十年代法國影展觀後

257 ● 「錫鼓」蒙蒙

259 ● 「奧菲亞斯」

262 ● 「天堂的小孩」欣賞

265 ● 布紐爾和侯麥的藝術——評「薇莉狄安娜」，「慕德之夜」，

和「午後之戀」

271 ● 「墮落天使」，「扒手」，和「布龍森林的貴婦」

275 ● 金馬聲中讀楚浮

281 ● 「騙婚記」

283 ● 發展文學的捷徑——成立藝術電影中心

其他

✓ 287 ● 海上花園

290 ● 一日慈，二日儉，……

294 ● 新年新計畫

296 ● 李祖原水墨畫展小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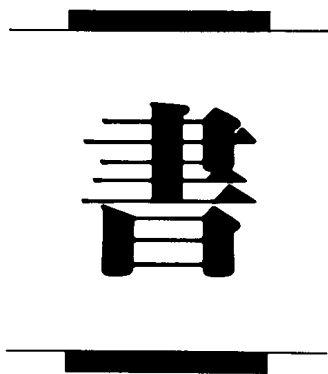
299 ● 謝春德與「造像」

302 ● 和氣的人——懷張志宏神父

304 ● 談「好爲人師」

311 ● 孔雀之歌

314 ● 從《沉默》到《家變》——遠藤周作與王文興的文學對話



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文學

中國傳統文學與西方的傳統文學一定有很多的不同，如果要大幅度地檢討，列舉，一篇講稿的篇幅是不足以概括的。所以，我這裡只想提出一點的不同來，這一點也未必是最重要的，而只是，顯著的，容易找出來的，不同。這便是：中國的傳統文學常出現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故事，而西方傳統文學則否。西方傳統文學，出現無私的死亡時，常見的有殉教，殉道，殉國，和殉情。中國的傳統文學中，似乎只習見殉君，和殉友。殉君也許就是西方文學裡的殉國，中國的君和國是不可分的，「朕即天下」，殉君就是殉國，或甚至可說，只有殉君，而無殉國（此指傳統的中國社會而言）。殉君和殉友，都是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另一名詞。而殉友更是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典型表現。中國傳統文學裡缺少殉教，殉道，殉國（與殉君不同的殉國）和殉情。何以有這樣的不同？何以惟中國傳統文學出現「士為知己者死」？我猜，答案是中國和西方宗教哲學的不同。中國的儒家思想，忠的觀念，導成「士為知己者死」，在社會，以致在文學，上的通行。而西方基督教思想決定了殉教，在社會和在文學上的通行，希臘文明的人文哲學思想決定了殉道，殉情在社會和文學上的流行。至於西方的殉國，則基督教思想與人文哲學思想均間接地有所幫助，有助於其達成。

中國儒家的忠的觀念最早見論語上的「臣事君以忠」，「與人忠」。一般士大夫階級，強調的是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，強調「臣事君以忠」。而市井小民恐無事君的機會，故惟有發展「與人忠」的忠，也就是對朋友的盡忠。傳統的中國社會人際關係重於法律，「出外靠朋友」，故忠於朋友的道德法則自亦有其實用的價值。以此，「士為知己者死」遂發展而為平民社會，江湖圈內最高層的美德。平民社會効行之，執筆為文的知識階級亦深為贊許（符合儒家的標準），故殉友的「士為知己者死」遂普遍地出現於中國的傳統文學中。若無知識階級文士的稱許，畢竟它的主題是不易出現在文學作品中的。殉君亦出現於中國傳統的文學，那也是知識文人贊同的證明（贊同知識份子本身的德行）。傳統的中國其實也有傳統西方的殉國，殉道，和殉情，只是，在中國已納入殉君一項之中而已。上面說過，在中國，殉國亦即殉君，已如前述。殉道，在中國，其實也與殉君混為一談，諸如顏常山，張巡，文天祥諸人，殉君的同時，也一併殉道，殉所崇的孔孟之道。至若殉情，——古代的中國，殉情亦即殉君也，因為，中國的傳統中殉情多為殉夫，殉夫嚴格地說，是不能算殉情的，只是奴僕對主人的效忠，奉獻生命而已。中國婦女的地位太低，沒有男子願意為婦女奉獻生命。一個少有男子願為殉情的社會，罕有雙雙殉情現象的社會，是不足以稱為存有殉情現象的社會的。傳統中國的文學中，只有極少數的例外，如「孔雀東南飛」，堪稱真正的殉情。中國的殉情只是殉君而已。是故，在中國，殉君又可以包括殉情。而，除西方的上述各個無私的死亡之外，即中國的殉友，亦可以包容在殉君項下。前文述及，殉友是自儒家的忠君引發而成的。是故，我們可以這麼說，殉君，在中國，乃殉友，殉國，殉道，殉情的基源。

西方的世界殉教與基督教的連帶關係是無需解釋的，可以一目了然。殉道，如不看成亦是殉教的話，則純係人文思想的所產，歷來殉道的道多為政治理想。人文主義的政治狂熱信徒常以政治理想代替宗教。殉國，此既非緣自於基督教，也非緣自人文主義，但，基督教似能贊同其不顧生命的勇敢，這種無私的勇敢具備基督教美德的精神，而人文主義亦視之為是一種理想。殉情，大約這是人文主義中浪漫思想所表現的結果，人文主義大約贊同，但基督教會恐怕無從惠予贊同了。西方世界當也有殉君，殉友，這些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現象，惟可能並不十分顯著，二來，或因為基督教的知識文人，及人文主義的文人未曾給予如其他，殉教，殉道，殉國，殉情，那樣的大力支持，致殉君，殉友的「士為知己者死」未普遍出現於西方的文學作品中。文學的內容，不獨來自於現實的社會象，尤繫之於知識文人願否贊許，願否支持傳揚之。

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文學，主要應當以殉友一類為主。殉君雖然也出現於中國文學，終是，可稱其為「知己」的，畢竟朋友比君王合格，而中國文學中平民的這些知己，除身份相同的平民外，上亦結交到士大夫，偶且攀交到公卿貴臣。若引君王為知己的，應是士大夫階級了，士大夫若非因禮教視君為效死目標，則因視君為衣食之來源，衣食父母，緣此引為「知己」，因此而願為「知己者死」。中國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文學最早出現於史學著作。而中

國史學亦即文學，故史書中的文例，也就是文學中的文例。（若干史實，有在孔子之前者，然廣於推揚，亦儒者編述之功也。）《國語》中，即述及柱厲叔的故事。柱厲叔嘗事莒敖公。莒敖公不知。及莒敖公有難，柱厲叔身死之。此固班固所謂之「鄉曲豪舉遊俠之雄」，輕死重義，即人不知，亦相報以身，即使非知己亦報之也。只因莒敖叔曾有恩於己，曾與己衣食之恩也。《史記》所收錄的遊俠，刺客的故事，尤其膾炙人口，著名的有侯生、豫讓、聶政與荊軻。魏信陵君禮賢下士，曾降尊就教於侯生，侯生越驕慢，魏公子貌愈恭。後魏公子用侯生計，竊魏王兵符，殺將軍晉鄙，率兵救趙，侯生嘆身老無用，不能行，自刎以謝魏公子。侯生的犧牲，可以說並無任何實用的效果，純為精神上的報答，純為信陵君壯其行色而已。《史記》豫讓的故事，是說豫讓原事智伯，後智伯為趙襄子所滅，豫讓漆身為癩，吞炭為啞，令形狀不可復識，圖刺趙襄子。事不果，豫讓曰：「智伯國士遇我，我故國士報之。」又謂趙襄子曰：「今日之事，臣固伏誅，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，雖死不恨。」趙襄子許之，以衣與讓，讓拔劍三躍砍衣，後即伏劍自殺。漆身為癩，吞炭為啞的復仇之志，求請斬衣，不忘完成使命的義烈之風，確是令人心動神搖的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一個史例。聶政的故事，是說韓卿嚴遂欲刺其相韓傀，乃慨贈聶政黃金百鎰，為其母壽，寄望聶政刺殺韓傀。聶政以母在不許。後母死，聶政仗劍獨行，刺韓傀，不果，自皮面抉目屠腸而死。皮面抉目，是恐人就尸面認出身份，波及家中親人也。聶政的行為，不惟忠於知己者，不忘報德，亦以孝聞，是忠孝兼全的英雄人物。《史記》中流傳最廣的「士為知己者死」的英雄故事，恐也是中國「士為知己者死」故事的原型，就是荊軻刺秦王的故事。燕太子丹，懼強秦壓境，募勇士刺